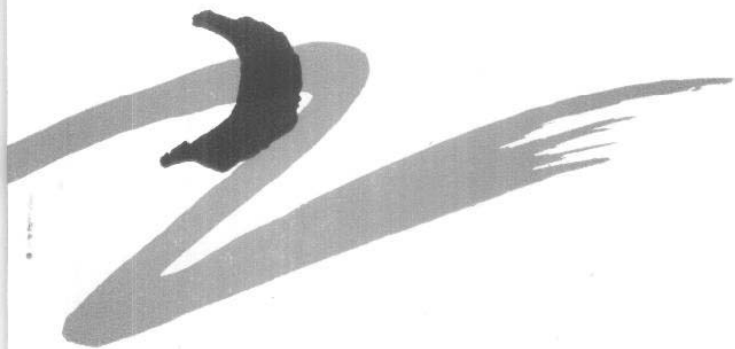






神秘的心理之谜

陆肇明 编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这本小册子的材料取自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 И·瓦西里耶夫的著作《人的神秘心理现象》。由于作者从生理学和医学的角度，对某些鲜为人知的神秘心理现象作了生动的解释，所以该书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在短时期内便抢购一空。事后，作者又根据读者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对原书作了增补，再版了十七余万册，并在苏联国外也有一定影响。

迷信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尽管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这种或那种迷信的残余，但随着科学与社会的进步，随着人们对大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认识的不断扩大与深化，许多产生迷信的根源——诸如不寻常的宇宙现象、气象现象、生物现象，由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无知而产生的各种“宿命”思想，都在日益得到铲除。然而，在谈及产生迷信的根源的时候，还有一个必须特别注意的领域，这就是：人的神秘心理现象。

由于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一领域的探讨远未深

入，对某些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了天真的、庸俗的理解，所以由此而产生的迷信还有相当的市场。

这些现象大多属于意识的朦胧状态和形形色色无意识动作的范畴。其中有一些现象十分常见，例如做梦、暗示及其各种表现形式。有一些则不可多见，正因为不可多见，也就更容易刺激人的想象力，产生种种唯心主义的解释，例如幻觉、各种催眠术以及某些精神变态现象，也即所谓“亚心理现象”。

亚心理学派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思想流派，它所研究的现象已经超出了传统心理学的视野范围。这个学派在许多国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发展。其宗旨是：通过观察和专门设计的实验来证实或彻底否定某些罕见的、表面上不可思议的心理现象的存在。这些心理现象，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作为心理-生理现象。例如所谓的“信息传感”、“超感觉的感知”（英语缩写为ESP）以及“意念力”等等。作者认为，在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中，也不乏既尊重事实又不抛弃自然科学基础的人，但是事实表明，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亚心理学的研究中往往掺进了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和宗教信仰。他认为，唯物主义不应该无视或臆断地否定一切亚心理现象，拒绝用实验的方法耐心地对这些现象作检验，这无异等于把这些现象拱手让给唯心主义者作武器，这样一来，反而有助于巩固迷信。因此，作

者在本书增补版中，对一些亚心理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此外，作者还简要介绍了一门新兴科学——“死亡学”，以破除有关“死亡”的种种迷信。

一本认真负责的科普读物，不应当只是奇事珍闻的集锦，它还必须讲清科学的道理。然而科学并不是僵死的东西，它随着人类的探索而不断发展、不断深化，而且在已知事实与某些新现象之间还可能隔着浩如烟海的未知。因此，本书所涉及的一些科学道理并不是极终的真理，它们还可以深化、发展，乃至修正。但是作者渗透在本书字里行间的唯物主义方法，勇敢而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由于本书的有些内容在我国鲜为人知，更有限于编译者的水平，如有误解之处，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探索梦的迷津

一 古代的详梦



千百年来，人类生生息息，绵亘不绝，谁没有做过梦？然而对梦的认识恰如历史长河一样，流经了许多世纪，曲曲折折。

古时候，梦被看作是神的启示。人们相信，善良的或凶恶的精灵可以钻进睡眠者的躯体，用梦境告诉他各种消息，怂恿他做出某些举动，预言事件的发生。但是，人们当时就已经察觉，天神和精灵通过托梦所要表达的意思都十分含糊，有时是象征性的，必须由人自己去猜测其中的神秘含义。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有术士和职业的圆梦者才能办到。

关于梦的这种观点，同万物有灵论息息相关。当时认为，睡眠时人的灵魂可以脱离躯体，在空间自由游荡，既可以飘向过去，又可以飘向未来，但是它同躯体却仍然保持着某种联系。灵魂在游荡时

吸收的各种印象，被睡眠者当作梦境来接受，例如一幅幅陌生地方的画面，一个个未知物体、熟人或生人、生者或死者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被另一种较为完善、但同样天真幼稚的观念所补充：睡眠时人的灵魂并不离开躯体，但人在觉醒状态下潜在的心理能力，在睡眠中会得到复苏活跃，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能力是所谓“千里眼”，即能够预见未来、知道远方发生的事件。睡眠者可以通过神秘的方式，即不借助于感觉器官来感知和经历这一切。

早在古代，这些观念就产生了一种详梦的特殊形式——“梦卜”。公元二世纪，有个希腊人叫阿尔捷米杜尔，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圆梦书”。我们不妨从该书中摘录一段，作为说明这种详梦方法的例子：

“倘若工匠梦见自己长出一千只手，这是好的预兆：他永远有足够的活计可干。这个梦意味着他需要有许多手。此外，对勤劳正派的人来讲，这个梦是主吉。我常常发现，它意味着做这个梦的人子孙满堂、奴隶和财富的增多。但是，这个梦对骗子无赖来讲，却是主凶，它预言他必将坐牢，将被许多人的手捕获。”

到了中世纪，许多哲学家和医生也都从事过详梦活动。其中享有特高威望的是公元十六世纪的一位医生，叫卡尔达努斯。他的解说直到二十世纪以前，一直被后继的“圆梦书”作者们详细地引用和

转抄。然而，只要把各种“圆梦书”作一个粗浅的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同一个梦在不同时期有各种不同的解说。

除开专门的详梦活动以外，民间也流传着有关梦的种种说法。应该指出，这些说法大多属于无稽之谈，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某些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俄国杰出的生理学家维金斯基，在研究了某些民间说法之后指出：“俄国农民中流传一种迷信说法：如果梦见早已亡故的双亲，这就意味着将出现坏天气。这种说法看来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出现坏天气之前，人们一般睡得较为深沉，而熟睡的特征之一，就是梦中会浮现很早前经历过的种种形象。”^①也就是说，睡眠不深时似乎只能触动记忆的表层，而在深度睡眠时，梦境则来自较为远久的、早已淡忘了的印象。

二

开始了科学的研究



到了十八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采用科学方法来

^①《维金斯基全集》，1954年 列宁 格勒版，第5卷第337页。

研究梦。1791年，出版了努多夫医生的著作《建立睡眠理论的尝试》，这是研究睡眠和梦方面的一部较早、较严肃的著作。作者援引了一个十分可贵的观察实例，作为以后同方向研究的出发点：在一个仰面入睡者口中滴入几滴清水，这个人就会翻身改作俯卧状态，接着手足开始做出游泳的动作：他梦见自己落了水，不得不泅水自救。

这类观察例子证明，人在睡眠时如果某个感觉器官受到了偶然的刺激，就可能产生梦。而且采用不同的刺激物——如声音、光或接触，有时能有意识地引起同刺激物的性质明显相符的梦境。这样，就开辟了一条用实验方法研究梦的途径。在这个领域里，法国科学家莫利和德国科学家魏甘德研究得特别勤奋，他们的毕生精力都用于探索梦的起因。在俄国，从事研究这一课题的有别赫切列夫和阿斯特瓦查图罗夫，后者致力于研究人体器官产生病变时所引起的梦的特点，是运用这种方法诊断疾病的先驱者之一。

莫利叙述过一个实验：有一天在他睡着的时候，有人把一瓶香水凑近他的鼻子，于是他梦见了香料店、开罗、东方的国度，而这些地方他不久前刚刚去过。在另一个实验中，莫利用红光照射睡眠者的脸，结果被试验人梦见了暴风雨、电闪和雷鸣。在一家旅客拥挤的瑞士旅馆里发生过一件事，有一天夜里风雨交加，这时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做了

一个相同的梦：一辆辆马车载着新来的旅游者，震耳欲聋地驶进旅馆大院，新来的旅客把原先的住宿者挤得叫苦不迭。上述这些事实证明：外部的刺激能影响睡眠者的大脑活动。

这儿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凡是内容丰富的梦，睡眠者觉得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实际上却只是一闪而过——顶多持续了几秒钟而已，这证明：睡梦中的时空观念与醒着时完全不同。有人叙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位著名的剧作家观看自己作品的演出，由于疲劳过度和身体欠安而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从头至尾看完了自己剧作的演出，注意剧情的发展以及观众对它们的反应。最后，舞台上的幕布在掌声雷动中徐徐落下，这时剧作家才一觉醒来，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听见台上的演员还刚刚开始第一场的对白。这就是说，他在梦中看见的波澜起伏的剧情总共只占去了几秒钟的时间。^①

① 人在睡梦中心理活动会明显加快，这种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异议。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睡眠者做梦的时候，其大脑生物电的性质会获得与觉醒状态下相同的形式，闭合眼睑背后的眼球则会产生紧张的运动。其延续时间与梦境相同——平均为九分钟，有时更长。结论是，“睡眠者在梦中见到的行为所占用的时间，同它在现实中发生时所需的完全一致。”

除了来自外界的刺激之外，人的体内器官——胃、肠、膀胱、肺、心脏等——对大脑的刺激，同样也是产生梦的常见原因之一。这些器官十分敏感，通过神经同大脑两半球皮层密切相连。白天，我们的意识里装满了更为强烈的外界印象，通常察觉不到这些内部器官发出的“信号”，可是一到晚上，情形就不同了：外部感觉器官的活动变得愈弱，就愈能清楚地感觉到体内器官产生的刺激，如果这种刺激是由于某种病理过程所引起的，那么这种感觉就格外明显。于是便产生折磨人的可怕恶梦，使迷信的人不寒而栗。睡眠时正常的心脏活动或呼吸活动遭到破坏，是做恶梦的常见原因。这时我们会梦见自己遭受野兽或强盗袭击，拼命地逃跑，累得疲惫不堪；或者梦见自己面临被水淹死、被大火烧死的危险。德国心理学家贝尔涅尔做过多次的试验，他用棉花盖住睡眠者的鼻孔，使对方难于呼吸，几乎每次都观察到下列现象：睡眠者开始辗转反侧，低声呻吟，醒来后就说自己梦见了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不断地愈变愈大，拼命想闷死他。早先农民们一谈起这种梦，就会说：“这是家神在掐人！”

由内部器官的刺激引起的梦，可以具有临床诊断的意义。有经验的医生有时可以根据这种梦来诊断某种体内病变的开始，而这种疾病由于尚未出现典型的症状，往往是在觉醒状态下所感觉不到的。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有位患者告诉医生

说，他梦见自己的一条腿“僵直”了，无法使唤。没过多久，他的那条腿果真瘫痪了。另一位患者一连几个月多次梦见自己吞食各种东西，结果发现引起重复做这种梦的原因，是因为他咽喉处生了一个恶性肿瘤。德国科学家格斯涅尔有一回梦见自己胸口被蛇咬了一口，事后过了一段时间，那被咬的部位竟出现了久久未能痊愈的溃疡。在所有这些例子里，疾病的开始都未被觉醒状态下的意识所察觉，因为当时意识中占满了日常的印象与思虑。

三

阿诺兴的有趣观察



上面所援引的实验和观察，证明了外部和内部器官对产生梦的作用，从而开辟了一条以现代生理学观点来研究梦和睡眠特性的道路。另一个重大发现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创立了关于大脑两半球皮层的心理机能定位学说。继这个学说之后不久，俄国的奥克斯医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认为睡眠时由于外部或内部器官的刺激，使处于抑制状态的大脑皮层产生局部活动，这就是梦。奥克斯的这个论点已接近于巴

甫洛夫关于睡眠和梦的学说，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对睡眠时致使大脑细胞转入抑制状态的原因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与几乎所有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这是由于脑细胞自身受到新陈代谢的产物——所谓“致睡毒素”造成的，这种毒素是在人处于觉醒状态下不断积聚在血液和细胞内的，它同麻醉剂相仿，具有催人入睡的作用。

1939年，莫斯科的阿诺兴教授对一个罕见的对象——长在一起的孪生子——所作的有趣观察，有力地推翻了这种解说。这对孪生子有一个共同的躯体，一个心脏和共同的血液循环系统，但却有两个头，两个脑。但观察时却常常可以看到，当一个头睡着的时候，另一个头却醒着。这说明体液因素（血液成分）在睡眠发生过程中不起主要作用。因为在这个具体例子中，供应两个大脑的血液成分完全一样，然而它们却能处于不同的状态：一个大脑处于抑制状态，另一个则呈现兴奋状态。

四

巴甫洛夫的解释



巴甫洛夫认为，由感觉器官传向皮层神经细胞

的有节奏的神经冲动，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产生两种作用：或者使皮层神经细胞进入活动的兴奋状态；或者相反，抑制这种活动状态，使神经细胞停止工作。兴奋和抑制是主要的神经过程。

人在觉醒状态下，大脑两半球皮层中的兴奋灶和抑制灶呈现“镶嵌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是活动的，兴奋灶和抑制灶的空间分布情况是经常变换的。这取决于人在当时实现的活动、取决于经受的心理状态。例如教员讲课的时候，那些稳定的兴奋灶就分布在皮层中主管言语机能、思维活动的部位，这时皮层的其余部位都处于程度不等的深抑制状态。但是，当教员改做另一种活动，比方说，开始弹钢琴的时候，皮层的这种“镶嵌状态”立即发生变化：原先的兴奋灶开始停止活动，而在另一些皮层细胞群里出现了新的兴奋灶。人的大脑两半球皮层总计有一百四十亿至一百五十亿神经细胞（神经元），因此皮层中兴奋灶和抑制灶的空间组合的数目，实际上大得无法估量，而每一种组合都反映了各种心理状态的某些因素。

那么，当我们入睡的时候，这种觉醒时的皮层“镶嵌状态”会起什么变化呢？那时，在皮层的某一点上会出现一个特别稳固的抑制灶（微弱而单调的刺激——摇篮曲、摇晃、钟的滴答声等等——可以促使形成这样的抑制灶）。这个抑制灶仿佛是个中心，抑制就从它开始向四周“扩散”——传向邻

近的神经元群，随后愈传愈广，把沿路遇到的兴奋灶一个个扑灭，最终控制了整个皮层、所有的皮层神经元。这时就出现了深度的睡眠，既没有梦，也没有任何心理活动的表现。大脑皮层——“心理器官”——得到“保护性”的充分休息。

而伴有梦的睡眠，是大脑两半球皮层没有充分抑制的一种形式。如果睡眠很深，则皮层的抑制状态也很深，这时从感觉器官传入皮层的兴奋冲动立即会消失，于是就不会出现梦。但是，比方说到了凌晨时分，皮层细胞已经得到充分休息，保护性的抑制逐渐变弱，于是进入皮层的冲动开始在神经元这座迷宫中开辟道路。这时，兴奋就象一个游荡的火苗，从一群皮层细胞跳到另一群，使它们解除抑制，复活一串串古怪的形象，主要是视觉形象，这一串串形象我们就称之为梦。

梦境大都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幻想性，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可以用两种信号系统的学说来解说。我们知道，第一信号系统是高等动物（包括尚未学会说话的孩子）心理活动的基础。对原始人来讲，第一信号系统是主要的，因为他们的有声音语和内部言语（思维同它直接相关）还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在这种发展阶段，只能采用具体的形象、接近、类似或相反的联想（联系）来进行思维。第一信号系统的主要特点就是形象十分鲜明，联想异常丰富。但随着言语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信号系统，

思维获得了更为逻辑、抽象的性质，失去了原始的形象性。而且随着它的地位不断巩固和提高，第一信号系统反而受到抑制，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上。

那么，睡眠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由于第二信号系统形成较晚、稳固性较弱，所以睡眠来临之后它首先受到抑制。此时，第一信号系统轻而易举摆脱了它的影响，于是色彩缤纷、具有不可压制的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又重新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意义，产生了各种形象鲜明生动的梦境。

但是我们在梦境中见到的形象往往同现实给我们的印象有明显差异，它们甚至能以歪曲的面貌出现。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一点可以用巴甫洛夫的助手们所发现的各种所谓“催眠相”来解释。这些“时相”出现在由觉醒状态过渡到睡眠、或由睡眠过渡到觉醒状态的过程中，而其中的“反常相”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特点在于：当“反常相”经过的时候，外部和内部的弱刺激对大脑、进而对心理所起的作用，明显大于强刺激。同样，在睡眠的这个时相状态下，微弱印象留在大脑皮层的印迹似乎会以夸张的面目出现，而强烈印象所留下的印迹，这时却反而呈现出缩小的样子。结果，比方说，很轻的声音在睡眠者听来就可能显得震耳欲聋，而很响的声音却反而显得极轻；小物体的形象在梦境中可能变成庞然大物，而真正巨大的物体却又呈现出很小的形象。

五

谈谈内容古怪的梦



内容古怪的梦往往会使没有同迷信决裂的人感到特别震惊。梦醒之后，他们常常扪心自问：“我怎么会做这种梦？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在书上读到过，甚至连想也不曾想过！”

那么，究竟为什么梦境经常会同个人生活经历的记忆迥然相异呢？这一个复杂的问题，只有科学才可以作出合理的解答。

首先，睡梦中可以看见我们在觉醒状态下疏忽过去的东西。为了证实这一点，法国科学家杰利亚日举了一个例子。他住宅里的楼梯栏杆上原本有个装饰品——一颗玻璃球，后来被打碎了，而且很长时间内没有换上新的。有一次，他梦见这颗球已经换成了铜球，形状就象云杉球果。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个梦讲给家里人听，结果大吃一惊：家里人告诉他说，早在好几天以前，那颗破碎的玻璃球就换成了那种形状的铜球了。显然，杰利亚日不至一次看见过它，只是心不在焉罢了，否则他不可能按梦境